



献 给 渴 望 被 爱 的 人

我终于 失去了 你

I
finally
lost
you

麦九
著

MAI JIU
WROTE

一场来不及好好相爱的
青春伤痛绝恋

一世繁华/她只看得到荒凉



lost you

他想成为她心心念念

×

念念不忘的念人

她却对他说

远远地看着我吧
就像你最深爱却再也
触摸不到的恋人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2247

14865

我终于 失去了 你

i
finally
lost
you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终于失去了你 / 麦九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511-2465-2

I. ①我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4726号

书 名: 我终于失去了你

著 者: 麦 九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特约编辑: 杜莉萍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Insect

内文设计: 虫 子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3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465-2

定 价: 2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前 记

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？

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好朋友对我说：“x，没有人会相信我被自己的男朋友强暴。”

那一年她只有十八岁，虚岁，正值高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会整夜整夜地哭。

说真的，我一点儿都不想知晓别人的秘密，更何况这是个不美好的故事。

在我眼里，她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孩儿，柔顺的长发，有一双水灵黑亮的眼睛，家境富裕，清纯美丽，难得的还体贴懂事，偶尔的点儿小任性，也是小女孩儿的可爱娇嗔。按理来说，这样的女孩儿招忌妒，可她偏偏让人觉得，她就该被命运宠爱，她是如此好的女孩儿。

但也是她，在我们认识许久，对我说了这个秘密。

在纯白如纸的年纪，她喜欢上一个男孩儿，很喜欢很喜欢。

那时，她是学校挺有名的女孩儿，重点高中的校花，按照现在的说法，叫女神。有很多人追她，但没一个人追到，除了她的初恋。我并不敢细问当年的细节，时隔多年，她鼓起勇气跟我说时，她的眼睛里仍有泪。

她真的很喜欢他吧！要知道，她一直是个好学生，让爸妈放心的乖女孩儿。如果不是心动了，她绝不会触犯早恋这条高压线。

那时候，高中生不像今天这样人人一部手机，她家在城里，没寄宿，每天晚上都跟他打很久的电话。后来，她爸爸有所察觉，便拿剪刀把她房里的电话线剪了，父女俩还大吵了一架，冷战了很久。

她曾经很抱怨她的父亲、她的闺蜜，闺蜜说男孩儿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好，她曾经很真挚地喜欢过一个人。

年少时是不会说爱的，只说喜欢，可喜欢上一个男孩儿，就会幻想，幻想考同一所大学，幻想将来一直和他在一起。

后来，她第一次喜欢上的男孩儿强暴了她。

我真的不想用这个字眼，很伤人，就像往她的伤口再洒一次盐。可这就是事实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句话，没人会相信你的，没人会相信你会被自己的男朋友强暴。

别人会问，那不是你男朋友吗，怎么能算强暴？

她谁也不敢说，包括自己的父母，只会整夜整夜地哭。

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，班里的同学都在备考，她白天装作什么事都没有，晚上回到家就躲在卧室里，睡不着，害怕，流眼泪。那一年，她虚岁十八，但从法律上讲，并未满十八周岁，成绩下滑，高考勉强考上二本，逃离了原先的城市。

她没再提过他，因为任谁都不愿意承认，自己的初恋男友是那样一个人吧。得到她的第二天，他到处宣扬，××你们谁也没追到，我追到了，她的第一次就是跟我。

说真的，真的不想写下这些字。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不明白，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儿，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伤害？

那段日子，她战战兢兢，每天都担心流言会传到父母耳中，害怕同学的眼光，忍受别人的非议。

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，她挺过去了。

她现在很好，她依旧坚强美丽大方，我依旧认为她值得获得世间的一切美好。

我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，但又不单单是她的故事，这篇文里有很多我身边女孩儿的影子。

我讲公平和伤害，我分是非和对错。

对于伤害，有人息事宁人，当作屈辱封锁起来；有人却歇斯底里，弄得鱼死网破。

我要写一个女疯子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，一定要分个对和错。

她就像一只刺猬，一点儿都不可爱，但她一生都在寻找，寻找那个能让她露出最柔软一面的人。

目 录

contents

楔子 / 001

第一根刺 / 003

第一章 我没想过我们会这样重逢。

第二章 第一次让你感到痛的人，往往是你爱的人。

第三章 她会爱这个英俊的男人一辈子，比谁都爱。

第四章 长大真是件很悲伤的事，许诺无可奈何。

第五章 人生总是充满离别，可你要学着去习惯。

第六章 原来爱从来都伴随着伤害。

第二根刺 / 040

第一章 爱情是长刺的，太美的东西都伤人。

第二章 我来告诉你，什么叫我喜欢你！

第三章 初雪时，我会吻你。

第四章 你向我说后会无期，我却想再见你一面。

第五章 阿诺啊，我们来日方长。

第六章 就算化为灰烬，我爱你的心还在。

第三根刺 / 092

第一章 莫铖，请对我仁慈一点儿。

第二章 它像一声叹息揉进许诺惊恐的眼泪，成了后来日夜疼痛的一根刺。

第三章 他对她毫无怜惜，他让她从身体疼到心。

第四章 你这样恨我，更不该放过我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五章 我一定要比你晚死，晚一两天就好了，这样我的诺，
一辈子都不会孤单。

第六章 莫铖，我们……不再见。

第四根刺 / 166

第一章 你以为我来了，还会让你一个人吗？

第二章 以前我让你习惯我，现在我让你习惯爱我。

第三章 她太需要，需要一个人温暖她的黑夜。

第四章 爱，很爱。

第五章 不要再分开了，从今以后，只有死别，不再生离。

最后一根刺 / 239

第一章 我戒了，也戒掉了对你所有的念想。

第二章 可能这辈子，她都无法习惯莫铖不爱她。

第三章 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可我从来没想过会真的失去你。

番外 / 285

嫁给莫铖的 99 个理由

后记 / 293

两个人，一生一世一爱

—
楔 子
—

最近总想起你
想起我在飘雪的日子吻你
想起我在种满白玫瑰的花房说爱你
想起我们在灯下第一次靠那么近
想起我跪下来给你戴上戒指，你看我的样子
那么多，那么多美好的事
唯独没想起，我失去了你
我终于失去了你……
我想着你时
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失去你

第
一
根
刺

I
finally
lost
you



第一章 我没想过我们会这样重逢。

房东来找许诺时，绞着手，一脸为难的样子。

许诺租房子一年多，不能说她们的关系有多亲密，但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大年夜叫人走，房东确实不好开口。

许诺租的是三室一厅中的一室，原本的书房稍微整理了下，另添置了张一米二的小床租给她，平时都住在一起。就在几分钟前，房东在国外的儿子打电话回来，说公司临时派他出差，正好回国跟父母团聚下。

儿子难得回来一次，又是团圆夜，房东自然不希望多一个外人。

许诺没等房东开口，拿了大衣和围巾笑着说：“正好约了朋友，阿姨，晚上我不回来了。”

其实她哪有什么朋友，这座城市，她根本没和谁深交过。

房东哪会不明白，但还是顺着台阶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大半夜的，你小心点儿。”

这份关心是真心的，房东还是有点儿内疚。许诺看着面前难得露出讨好看容的房东，坦然了。房东没错，她只是一个想和儿子一家团聚的母亲。许诺伸出手，用力抱了下她：“阿姨，好好团圆。”

说完，许诺转身就走，她就想抱抱她。

许诺也有母亲，可她们这辈子很难有这么平和的时刻，哪怕大年夜，向妈妈说一声新年快乐，抱抱她。

许诺走出大楼，被狠狠灌了一口冷空气，她搓搓手，真冷啊！

她边走边想，找个酒店将就一下吧。幸好，今年她有年终奖，不像前两年她要拨着算盘精打细算地生活。

去哪儿呢？许诺走在长街上，街道上难得的冷清，这样的日子大家要么在家团聚吃年夜饭，要么在市中心等倒计时，周边的小店都早早关门了。许诺走了一会儿还是没找到旅馆，她也不急，慢慢往前走。不悲凉是骗人的，举家团圆的日子，她独自一人流落街头，找一个暂时安歇的地方，度过这难熬的几小时。

可就算悲凉愤怒又能怎样？

这么多年，许诺的心早已被磨得粗糙不堪，遇上再不靠谱的事，她都能笑笑，算了。

不争辩不吵闹转身就走，过去别人指着她的鼻子骂她麻木无情，她还会冷笑，我凭什么要对你们仁慈，现在她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只会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肯多说。许诺清楚，她在等死，不知何时，活着就像一场漫长的等死，她不期望不惊喜，对着镜子，只看到一双死灰般的眼睛，干涩得很，这世上再也没有能触动她喜怒哀乐的事。

总有一些人老得太快，又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，许诺就是这样的人。

所以我只能孤单地站在这儿吧，许诺站在空寂的长街上，望着四周的万家灯火，暖暖的，就像黑夜的小篝火，就算隔得再远，也能给人希望。但没人会给她点一盏灯，许诺不自觉伸出手，祈求渴望的姿势，可回答她的是呼呼往衣袖里灌的冷风，还有一片雪花。

它轻飘飘往下落，落在手心，很快化成一滴水，乍一看，就像一滴泪。

许诺茫然地抬头，看到往下落的漫天雪花，下雪了。

雪很大，天地很快白茫茫一片。许诺站着没动，抬头迎接这场惊

喜。她喜欢雪，多干净轻盈的精灵，小时候她最喜欢趴在玻璃窗后面，看着屋外往下落的雪，想象明天到处都是白茫茫的，皑皑纯净的人间。

曾有人送过她一个雪人，里面藏着一颗心，说就算他化为灰烬，爱她的心还在。

多矫情的话，可年少时谁不喜欢这样矫情的爱情。

许诺摇头，收回视线准备继续找旅馆，却发现前方有个人举着黑色的伞走过来。他走得不快，甚至有点儿慢，腰杆挺直，穿着件黑色修身的长风衣，衬得他整个人挺拔利落。可他的步伐总是带着点儿特有的漫不经心和随意，就像个随心欣赏雪景的路人。

许诺没动，或者说是她抬不起脚，他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

最后一次，他一向笑着的俊脸无比扭曲，诅咒般地说道，许诺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没有人会爱你的！

她是怎么回答的，对，她昂着头，这样说，会有人爱我的。

可这么多年，她还是一无所有，没一个人爱她。

果然，男人走近，站定，惊讶的样子：“这不是阿诺吗？”

他看了她一眼，露出早知如此的笑容：“你还是没人爱啊！”

她没怎么变，白色的大衣裹着她瘦小的身体，显得更冷清了。她很少穿花哨的衣服，也不会对任何人主动示好，就像现在，她在看他，却从不会把他看在眼里，放进心里。

许诺没回答，她看着他，站在面前的，明显是莫铖。

他还是这样矛盾，骨子里骄傲却又对谁都是亲切的笑容，看似随意却又对她一往情深。一开始她讨厌他的轻浮，后来她厌恶他的深情，他总是魔咒般地叫她，阿诺，阿诺，把她的名字喊得暧昧不清，像含

在嘴里，糯糯的，又莫名的强势。

这个城市没人叫她阿诺，因为她把一切都封锁在过去。

许诺还是没说话，那些落在她身上的雪化了，慢慢渗进大衣，寒意侵袭，可再冷也敌不过莫铖出现带来的荒凉。是的，荒凉，如今她遇见这个曾经爱过的男人，内心只有空荡荡的荒凉，除了眼睛酸涩还有点儿想哭。

“怎么？”莫铖的嗓音在耳边响起，连呼吸都钻进耳洞，他轻声说，近乎情人的呢喃，“我的诺，不恭喜我出来了吗？我回来了，又有人爱你了。”

“你看你，”他啧啧几声，后退一步，上下打量，爱怜又责怪地说，“明明有身家过亿的父母，却像个没爹没妈没家的人，大年夜流落街头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这样子，我怎么能放心？”

许诺抬头，她早已过了和他做唇舌之争的年龄，与莫铖浮夸的表演相比，她很平淡：“你出来了？”

确切地说，是出狱了，三年了，莫铖该出来了。

“原来你还记得我进去了？”莫铖咬牙切齿，她怎么能如此平静地说出这句话？莫铖眯起眼盯着面前的人，如果不是发生这些事，任何时候遇见这张脸，他还是会着迷的吧，干净、淡然，像一株遗世独立的兰花，曾经只要她一个微笑，就算付出所有他都觉得值。

这是他一晚上最真情实意的一句话吧。她当然记得，他入狱，还是她亲手送他进去的。许诺看着他，神色很平静：“莫铖，我们谁也不欠谁了。”

她这样说，错过他，继续往前走。夜很长，她还要找个地方安生。

没走几步，她被拉住，跌进一个温暖的怀抱。大衣在上空划了个

漂亮的弧度，像巨大的天幕，稳稳落在他们身上，它厚重且带着莫铖的体温和气味。莫铖抱着她，那么用力：“你要去哪里？你以为我来了，还会让你一个人独处吗？”

许诺没有回答，她茫然地看着风雪，好像远方有摇晃的灯火为她点着。

她很累，有些自暴自弃地把额头放在莫铖的肩窝，贴在他胸前，听他的心跳，小声说：“好冷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好冷。”

真的好冷，这个世界总让她感到冰冷，可再冷，也冷不过十岁那年。

也是这样一个除夕夜，她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门外敲了一夜，没人给她开门。她抱着双膝瑟缩在门口，觉得快死了时，也是这样一件厚重的衣服，包裹着她，给了她全世界的温暖。许诺的眼角有些湿，她抱紧莫铖，好冷，真的好冷。

第二章 第一次让你感到痛的人，往往是你爱的人。

许诺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。

她兴冲冲去白城找爸爸，结果爸爸指着个陌生的婴儿，告诉她：“阿诺，这是你弟弟。”

她是独生，妈妈只生了她一个。

一刹那，什么都变了。

那一年，许诺只有十岁。

她爸爸许淮安在离老家小春城好几个省份的白城做生意，做得不错，就是太忙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。许诺这次是搭林叔的顺风车过去的，她要去陪爸爸过年。小丫头没出过什么远门，天天盼着，数着日子终于熬到了。车一开过来，她就迫不及待地钻进去，冲妈妈喊再见。

兰清秋哭笑不得，追了几步，直到再也看不到车。

许家夫妇这样分开的状态好几年了。夫妻俩以前都是公务员，后来许淮安辞了公职去白城创业。一开始生意时好时坏，兰清秋的工资要补贴家用。现在好了，许淮安生意越做越大，他也提过一家人去白城，兰清秋考虑过，就是舍不得工作，她是穷过来的，怕丈夫生意失败了，起码有个退路。

许诺不懂大人的想法，就是觉得一家人老是分开不好。以前爸爸还经常回家，这两年生意做大了，连过年都不回来。她趴在玻璃前，看着外面一闪而过的风景，想见爸爸了，要叫他回家，妈妈可想他了。

最初的兴奋劲过去，上了高速，许诺不自觉地睡过去。

再醒来，已经到白城，车外是一座不夜城，霓虹满目的世界。许诺的心怦怦地跳起来，爸爸在这里呢，她一年没见到他，很想他又怕他变了，这感觉很微妙，正想着，就看到许淮安站在路旁。

“爸爸！”许诺探出头，朝他招手，“爸爸！爸爸！”

“阿诺！”许淮安也很高兴。

许淮安今年三十七，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，穿着简洁的西裤夹克，一点儿都不显老。他相貌一般，只算周正，但他早过了要靠高大英俊